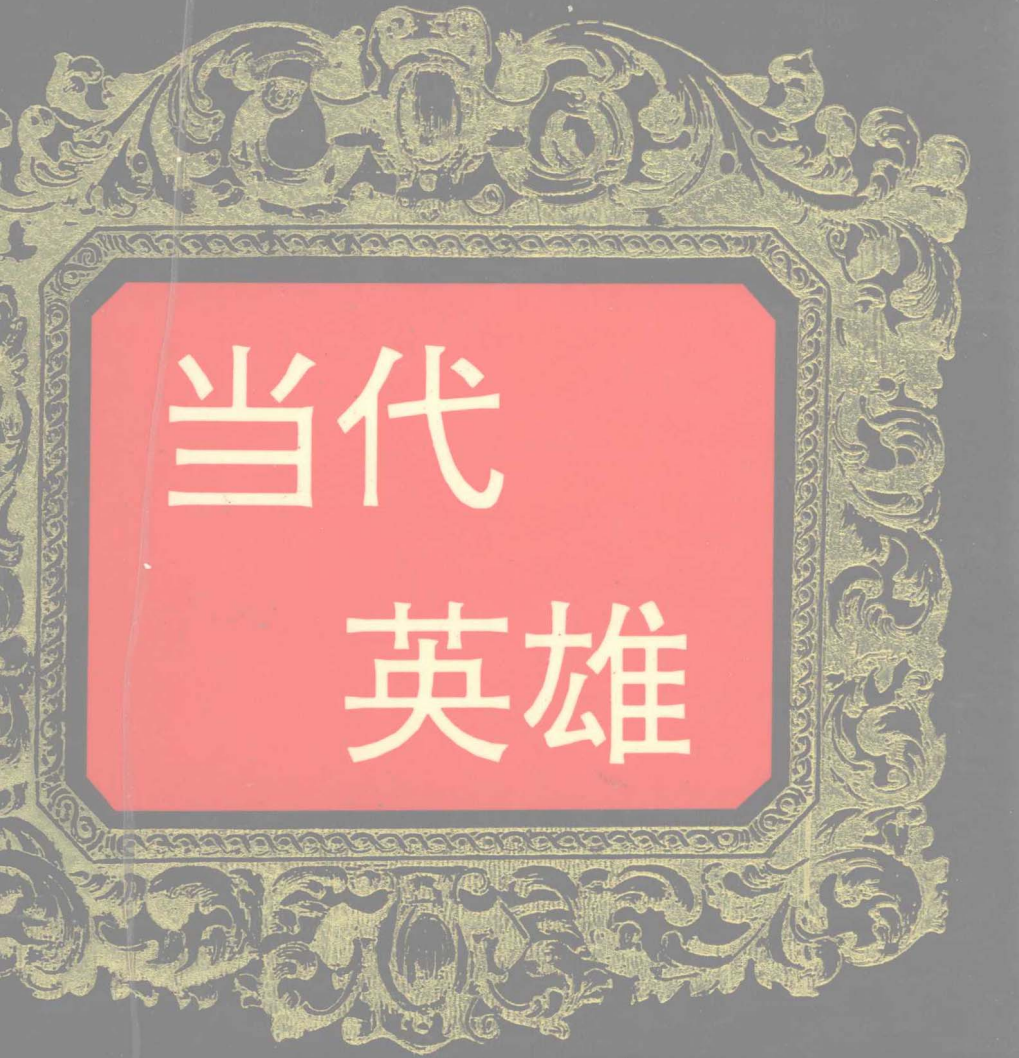


文学名著 [俄]莱蒙托夫 著 盛震江 莫科伟 译



当代 英雄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

当代英雄

〔俄〕莱蒙托夫 著
盛震江 莫科伟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当代英雄

〔俄〕莱蒙托夫 著

盛震江 莫科伟 译

责任编辑：郭锴权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9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25

字数：123,000 印数：1—6,000

精装：ISBN 7-5404-1858-3
I·1483 定价：11.7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作者自序

任何一部作品中，序言总是在前面，然而却是最后才写成的。它不是用来阐明创作的目的，就是用来作为对批评的辩解和答复。然而读者平常并不关注那些道德的宗旨和来自于某些刊物的抨击。因此他们也不看序言。这种情况尤其令我们遗憾。我们的公众还是如此的年轻而单纯。如果寓言的结尾没有劝喻，他们就看不明白。他们猜不透那些讥笑，也感受不到那些讽刺；他们受的教育简直糟透了。他们还不知道，在上流社会里和一部正经的书，根本不容许公开的斥责；现代文明所使用的武器更为锐利，几乎是无形的，却更能致人于死地，它往往在花言巧语的掩饰下给人以不可抗拒的、正中要害的打击。我们的听众就像是土包子，听到两个敌对宫廷外交官的谈话就当真相信，他们由于交情深厚而都在欺骗本国的政府。

不幸的是，这本书在不久前居然还得到了某些读者乃至某些刊物的这种信任，而这种信任仅仅是来自于他们对词句的字面含义的理解。一些人十分生气，认为当真在拿当代英雄这样不道德的人作为他们的榜样；另一些人则中肯地指出，作者是在为他本人和他熟识的人写真……真是一场陈腐而又可怜的笑话！但是显而易见，俄罗斯天生就是如此，她的一切都在革新，就是革除不掉诸如此类的荒唐现象。我们这里，就是最动人的童话也未必能

避免被指责为有进行人身侮辱的意图！

我的慈悲的先生们，当代英雄确实是一幅肖像，但却不是一个人的肖像，而是一幅将我们这一代人的丑恶加以充分发挥而构成的肖像。你们又将对我说，一个人不可能这么坏，而我却要告诉你们，如果你们相信所有悲剧性的和浪漫主义的恶棍都可能存在，为什么你们就不相信皮却林的真实性的呢？如果你们欣赏那些可怕得多而且畸形得多的虚构，为什么这个人物，即使是虚构的吧，就得不到你们的宽容呢？难道是因为他身上的真实性超过了你们的希望？……

你们会说，写这种东西对道德无益吧？对不起，人们已经给喂够了甜食，并因此而败坏了肠胃；需要的是苦口的良药和尖刻的真实。然而，你们不要为此而认为本书的作者会有什么崇高的宿愿来充当人类丑恶的矫正者。上帝保佑他不要这样无知吧！他只不过乐意描写一个他所理解的那种当代人而已，而且，对他和对你们都不幸的是，这种人他见得太多了。情况将会如此：病症给指出来了，但如何治疗——只有天知道！

目 录

作者自序.....	(1)
-----------	-----

第 一 章

1. 贝 拉	(1)
2. 马克西姆·马克西米奇	(40)
皮却林日记	(51)
前 言	(51)
1. 塔 满	(52)

第二章（皮却林日记的结尾）

1. 玛丽公主	(65)
2. 宿命论者	(153)

第 一 章

1. 贝 拉

我乘驿车从第佛利斯起程，我在车上的全部行李就是一只小皮箱，箱里塞了半箱子关于格鲁吉亚的旅行笔记。总算你们幸运，这些笔记大部分都遗失了，而皮箱和其它的东西还完整无损，那就该我走运了。

当我驰进葛利尔峡谷时，太阳正开始隐入冰雪覆盖的峰颠后面。车夫是位奥塞丁人，他不停地赶着马匹，想要在夜幕降临之前进入葛利尔山，而且还敞着嗓门唱起歌来。这峡谷是个多么奇妙的地方！四周都是无法攀登的高山，红色的岩石挂满了绿色的常春藤，冠戴着一丛丛的悬铃木，黄色的峭壁布满了因雨水冲成的沟痕，而白雪的流苏在那里高高地闪着金光；下面是阿拉瓦格河，她与一条从水雾弥漫的幽谷中哗哗奔腾出来的无名小溪汇合后，蜿蜒而去，像一根银线，又像一条鳞甲闪烁的长蛇。

我们来到葛利尔山麓，在一家客栈旁停憩下来。这里约莫有二十个格鲁吉亚人和山民，十分嘈杂和拥挤，不远处还有一支骆驼队已停下来准备宿夜。这时，我不得不雇上几头公牛将我的马

车拉上那可诅咒的山梁。因为已经进入了秋天，况且路面结着薄冰——而这道山梁 将近有两俄里长呢。

我无可奈何，只好雇了六头牛和几个奥塞丁人。一个奥塞丁人将我的皮箱扛到肩上，另一些人却几乎同声地吆喝来给牛助威。

在我的马车后面，有四头牛拉着另一辆马车，尽管那车上装得满满的，却像空车一样轻松，这种情形很令我惊讶。那辆车子的主人跟在车后，用一管嵌银的卡巴尔达小烟斗抽着烟。他穿着不带肩章的军官制服，头戴彻尔克斯皮帽，他看上去五十岁左右。黑黝黝的脸色表明他早已习惯了外高加索的日照，而他那过早斑白的胡须和稳健的步履与他强悍的外表很不相称。我走到他跟前，行了个礼，他默默地回过礼，喷出一缕浓烟。

“看样子，我们是同路的吧？”

他又默默地行了个礼。

“您一定是去斯达维罗宝里吧？”

“是的，……因公送货。”

“请告诉我，为什么您这辆马车这么重，只用四头牛拉都不费劲，而我那辆空车，六头牛拉还有这些奥塞丁人帮忙，却几乎拉不动呢？”

他狡黠地笑了笑，意味深长地瞧了我一眼。

“您大概在高加索还没呆上多久吧？”

“快一年了，”我回答说。

他又笑了一下。

“怎么啦？”

“怪不得啦！这群亚细亚人简直是可怕的恶棍！您以为他们的吆喝是在给牛助威吗？只有鬼才知道他们在吆喝些什么，倒是那些牛懂得他们在吆喝什么，您就是套上二十头牛，只要他们还那样吆喝，牛准是寸步不移……简直是一群可怕的恶棍！但是您又

能把他们怎样呢？……他们就是爱找过路人勒索钱财。……这些骗子给惯坏了！您等会瞧吧：他们还要向您讨酒钱呢。我了解他们，他们骗不了我！”

“您在这里已经服役很久了吧？”

“是啊，打从亚列歇·彼得罗维奇^①那时候起，我就在这里服役了，”他显得颇为自豪地说，“他到前线来的时候，我还是个少尉”，他补充说，“后来，因为讨伐山民有功，我在他手下晋升了两级。”

“那么您现在呢？……”

“现在我在第三边防营。您呢，请问一下行吗？”

我告诉了他。

谈话到这里打住了，我们继续默默地并排走着。在山顶上我们看到了雪。太阳沉下去了，黑夜紧跟着白昼而来，没有薄幕的间隔，南方通常就是这样的；然而，多谢积雪的辉映，我们很容易就能辨清路线，它虽然已不再那样陡峭，却依然向山中延伸。我吩咐奥塞丁人把我的皮箱放到车上，用马匹替换下了公牛，并最后一次俯瞰下边的峡谷，然而从峡谷里像波浪般奔涌出来的浓雾完全把它遮盖起来，况且我们耳边已听不到一点从那里传来的声音。这些奥塞丁人吵吵嚷嚷地围拢来向我讨酒钱；但是二级上尉那么威吓地向他们一喊，他们立刻就跑开了。

“他们就是这么一种人，”他说，“他们连俄语中的‘面包’都不会说，可是倒学会了‘老总，请赏酒钱吧’我看鞑靼人都比他们好些，无论怎样，他们总不是酒鬼呀！……”

离驿站还有一俄里左右。四周静悄悄的，静寂得连蚊子飞过

^① 亚列歇·彼得罗维奇·叶尔莫罗夫（1772—1869）——俄国将军。于1816～1827年间任格鲁吉亚总督和高加索军司令。

的嗡嗡声都听得出来。左边是黑黝黝的深深的峡谷，峡谷的后面以及我们的前方，重峦叠嶂的山峰覆盖着一层层白雪，呈现在残留着晚霞余辉的苍茫天际。星辰开始在暗淡的天空中闪烁，奇怪的是，我总觉得它们比我们北方的星辰要高得多。路两旁兀立着光秃秃的黑石；积雪下不时露出一丛丛灌木，却没有一片枯叶在颤动，在这沉寂如梦的大自然中，能听见三匹驿马疲乏的鼻息声和俄罗斯铃儿的不协调的玎玲声，就是很令人开心的了。

“明天准会是晴天！”我说。二级上尉一声不吭，用手指着矗立在我们对面的一座高山。

“这是什么？”我问道。

“孤特山。”

“噢，那又怎么样呢？”

“您瞧吧！像是在冒烟呢。”

的确，孤特山在冒烟，轻薄的流云在山的两侧游动，而峰顶上却聚积着一团乌云，黑得就像是幽暗天空中的一块墨渍。

这时我们已经望见了驿站和它周围的村舍的屋顶了，前面灯光闪烁，仿佛在欢迎我们的到来。一阵潮湿的冷风突然袭来，峡谷里立时瑟瑟作响，并下起了小雨。我刚一披上毛毡斗篷，就下起了鹅毛大雪。我极其敬佩地看了看二级上尉……

“我们非得在这里过夜不可了，”他不无恼怒地说，“在这种风雪天里你是没法翻山越岭的。怎么？克莱司托夫山那边有雪崩了吗？”他问车夫。

“没有，老爷。”赶车的奥塞丁人回答道，“不过，雪下得很多，很多。”

因为驿站里没有为旅客们准备的房间，我们便被带到一间烟雾弥漫的石头房子里去过夜。我邀请我的同伴一起喝杯茶，因为我随身带有一把生铁茶壶——这便是我在高加索旅行期间唯一的

快慰了。

这个石头房子的一面紧贴着岩石，门前有三级又湿又滑的台阶。我摸索着走进门，竟撞到一头母牛身上（这地方的人是把畜棚兼做下房的）。我不知道要朝哪里走才好：羊在这一头叫个不停，狗又在那一头狂吠。幸好，旁边有一线微光闪了一下，这才帮助我找到另外一个好像大门似的窟窿。这里展现出一幅非常有趣的画面：这间石头房子由两根熏黑了的柱子撑着屋顶，很宽敞，里面挤满了人。屋子当中就地升着一堆火，发出劈啪的响声；腾腾升起的黑烟，被从屋顶的洞孔里吹进来的寒风倒灌回来，向四周弥漫成浓重的烟幕，使我很久都辨不清周围的东西；挨近火堆坐着的是两个老太婆，一大群孩子和一个面容憔悴的格鲁吉亚人，他们全都穿着破衣烂衫。真是无可奈何，我们也只好挤到火堆跟前去，点燃烟斗，不大工夫，茶壶也就亲切地吱吱叫了起来。

“这些可怜的人！”我指着我们肮脏的主人们对二级上尉说，他们正默默地望着我们发呆呢。

“真是些愚蠢的人！”他回答道，“您相信吗？他们什么都不会，而且也不配受什么教育！就拿我们卡巴尔达人或者契契尼人来说吧，他们虽然做强盗和乞丐，却都敢作敢为，至于这些人，他们压根儿就不喜欢武器：你永远不会在他们哪一个人身上发现一把像样的剑。真是十足的奥塞丁人^①！”

“您在契契尼呆过很久吗？”

“是啊，我带着一连人在那里，在一座靠近卡曼尼勃洛德的要塞里驻扎了将近十年，您知道那地方吗？”

“听说过这地方。”

^① “奥塞丁”与“沉淀物”一词的俄文词根相同，这里有鄙视的双关语意。——译者注

“真的，老兄，那般该死的家伙把我们烦透了；如今，谢天谢地，总算平静得多了，但是早先，你只要离开要塞一百步远，不知某个地方就会有披毛鬼在守候着你；你刚一出神的工夫，立刻就会有一根套索套在你的脖颈上，或是一粒子弹击在你的后脑壳上。而他们还真是些好汉呢！……”

“我想，您大概有许多惊险的经历吧？”我因好奇心所驱使，说道。

“怎么会没有呢！经常有……”

这时他开始捻他左边的胡须，垂着头，沉思起来。我满心想从他口中掏出一些小故事来，这种愿望对于那些旅行的和作笔记的人是极自然的。这期间，茶煮好了；我从皮箱里取出两只旅行杯子，倒满了茶，把一杯搁在他面前。他吸了一口，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道：“是啊，经常有呢！”这一声感叹给了我很大的希望。我知道，年老的高加索人是喜欢谈天，爱讲故事的；但他们很难遇到这样的机会：因为他跟他的部队在穷乡僻壤里一驻扎便是五年，而在这整整五年里，没有一个人会对他说“您好”（因为士兵常说的是“祝您健康”）。谈话总不外乎：周围的人粗野而有趣；每天都会有危险，并且还常会遇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这时你会不由得因为我记载得太少而感到惋惜。

“您要加点甜酒吗？”我对我的同伴说，“我带了些第佛利斯出产的白甜酒；这会儿真冷呢。”

“不，谢谢您，我不喝酒。”

“为什么？”

“是这样，我发誓戒酒了。那还是在我当少尉的时候，您知道，有一次我们大伙都有点喝醉了，偏巧夜里有了警报；我们昏昏沉沉地开到前线上。亚列歇·彼得罗维奇知道此事，可就够我们受的了：他是多么地恼火啊，老天保佑，差一点没把我们送到军

事法庭受审。真是这样凑巧，你有时整整一年就这样过来了，谁也不曾遇到；而你偶然喝上一次酒——你便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人！”

听了这番话，我几乎失望了。

“就拿彻尔克斯人来说吧，”他接着说，“只要让他们在婚丧时痛饮一次布查酒，便准会挥刀砍杀起来，有一次我好不容易才溜走，这还是在一个很友善的土司家里做客呢。”

“那是怎么一回事呀？”

“是这样，”（他装上一袋烟，抽着，便讲起他的故事来，）“您瞧，那时我带领一连人驻扎在特勒克河对岸一座要塞里，这是将近五年前的事情了。有一次，那是秋天，来了一支运着粮秣的运输队，队里有一位约莫二十五岁的年轻军官。他全副武装地来到我面前，报告说，他得到了命令留在我们这座要塞中。他长得非常清秀、白净，且穿着崭新的军装，我立刻猜到，他来到高加索还没有多久。我问他：‘您准是从俄罗斯调到这儿来的吧？’‘正是这样，上尉先生，’他回答道。我握住他的手说：‘我很高兴，很高兴。在这里您恐怕会感到寂寞的……行啦，我们将会像朋友一样生活在一起的。请您干脆叫我马克西姆·马克西米奇好了，请随便一点，干吗要这么全副军装的呢？您什么时候都可以戴着便帽到我这儿来。’给他指定了营房之后，他就在要塞里住下来了。”

“他叫什么名字？”我问马克西姆·马克西米奇。

“他叫……葛里哥里·亚历山大罗维奇·皮却林。他是个很出色的年轻人，我敢说，他有些古怪。您听，譬如说吧，有时他整天在外冒雨挨冻地打猎；别的人会要冻僵了，累极了，他却好好的。可是有时，他呆在屋里，只要有一点风吹来，他就说他着凉了；窗帘子若是发出响声，他就会全身发抖，脸色发白；但是我却亲眼见过他独自一人斗一只野猪；有时候你一连几个小时都引

不出他一句话来，但有时候只要他一开口，就会使你笑痛肚皮。……是啊，他有很多古怪的地方，而且也一定是个很富有的人，他的各式各样的贵重东西可不少啊！……”

“他跟您住在一起的时间很长吗？”我又问。

“大约有一年。而正因为这个缘故，这一年真令我永志不忘呢；他给我添了许多烦恼，可是记忆中的却不是这些事！您知道，的确有那样一种人，他们命中注定要遇上各种离奇的事情！”

“离奇的事情吗？”我带着好奇的神色喊了起来，一边给他添着茶。

“这就讲给您听。离要塞大约 6 俄里的地方，住着一位友善的土司。他的儿子是个十五岁左右的小伙子，他时常骑着马到我们这里来玩：没有一天不来，一会为了这件事，一会又为了那件事。唉，的确是我与葛里哥里·亚历山大罗维奇把他宠坏了。他是一个什么事情都能干的小坏蛋，不管是徒马疾驰中从地上拾起一顶帽子，还是开枪射击，样样都行，十分敏捷。他只有一种毛病：爱钱如命。有一次为了寻开心，葛里哥里·亚历山大罗维奇答应给他一枚金币，只要他能从他父亲的羊群中偷来那只最好的公山羊；您猜怎么着？第二天夜里，他就扯着犄角把羊拉来了。有时我们想法招惹他，他立刻就会两眼充血，伸手去拔他的短剑。“喂，亚沙玛特，你不要命啦，小心你的脑袋！”我对他说。”

“有一次土司的长女出嫁，他亲自来邀请我们参加婚礼，我们跟他原是朋友，尽管知道他是鞑靼人，仍没法拒绝。我们出发了。村子里有一大群狗汪汪叫着来迎接我们。女人们一看见我们就躲了起来。而那些能够让我们瞧上容颜的，就比美人差远了。‘我对彻尔克斯女人的看法要好得多呢，’葛里哥里·亚历克山大罗维奇对我说。‘您先别忙！’我微笑着回答，我心里另存想法。

“土司的屋子里聚了一大群人，您知道，亚细亚人有种风俗，

就是在举行婚礼时必定邀请各种各样的人参加，人们用最尊贵的礼节接待着我们，并请我们进了客厅。然而我并没有忘记留意他们把我们的马匹系在哪儿，以防发生不测的事情呢！”

“他们是怎样举行婚礼的呢？”我问二级上尉。

“没有什么特别的。开头由教长给他们诵读一段古兰经；然后将礼物赠送给新郎新娘和他们所有的亲人；吃东西，喝布查酒；再后来便是进行马术表演。并且总是由一个穿着破烂衣服的人，涂抹了油膏，骑着一匹肮脏的瘸腿马，装模作样，扮着丑态，逗引贵客们发笑；最后，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便在客厅里举行所谓的舞会。一个穷苦的老头子弹起一种三弦乐器来，……我忘记了他们怎么称呼这种乐器来着……它好像我们的‘巴拉拉以卡’^①姑娘们与年轻小伙子一个对一个地站成两行，拍着手唱起歌来。这时，一位姑娘和一个年轻男子走到中央，他们开始互相对唱起诗来，想起什么便唱什么，其他的人便跟着合唱。我和皮却林坐在贵宾席上，忽然，主人的小女儿，一个年约十六、七岁的姑娘走到他面前，唱起诗来……该怎么形容呢？……就像是恭维。”

“她唱的是什麼，您记得吗？”

“嗯，好像是这样的：‘人们都说，我们年轻的骑士真英俊，他们的战袍镶着白银，而这位年轻的俄罗斯军官比他更英俊，他的装饰用黄金。在他们中间，他犹如一株白杨，只是在我们的花园里，他既不能生长，更不能开花。’皮却林站起来向她鞠了一躬，把手放在额角和胸口，并且请我回答她；我很懂他们的语言，便翻译了他的答辞。

“她一离开我们，我就悄声问葛里哥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喂，她怎么样？’

① 一种三弦琴。——译者注

“‘美极了!’他回答道,‘她叫什么名字?’‘她叫贝拉,’我回答。

“她的确是位标致的姑娘:修长而苗条的身材,乌黑发亮的眼睛就像山上的羚羊一样能瞧到您的心灵里去。皮却林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出了神。她也不时地偷偷打量他一下。并不只皮却林一个人在欣赏这位姣好的土司千金:另外一双直勾勾的火辣辣的眼睛从屋角里紧紧地盯着她。我仔细一看便认出了这是我的老相识卡比基。您知道,他既非那种‘友善的,’也非那种‘不友善的’。他有许多可疑之处,尽管他没有露出什么破绽。他常常赶些公羊到我们的要塞来卖,要价不高,只是他从来不允许还价:他要多少,你就得给多少。他宁可让人宰,也不让步。人们都说他喜欢与强盗们一起闯荡库班,说实在的,他那副长相真像强盗呢:个头瘦小,肩膀宽宽的……但十分机灵,机灵得就像个鬼!袍子总是破破烂烂的,打着补丁,而他的武器却配着银饰。他的马在整个卡巴尔达都是闻名的,的确,不能想象还有比这更好的马了。难怪所有的骑手都嫉妒他,并且不止一次地打过主意要偷走它,只是没有得手而已。现在这匹马仿佛就在我的眼前,它乌黑得跟漆一样,腿像弓弦一样直,而眼睛也不比贝拉的差,且健壮有力;一口气就能飞奔五十俄里;又骑熟了——它像一条狗似地跟在主人身后,还听得懂他的声音。卡比基从来不把它拴起来。这真是一匹强盗的马呢!……

“那天晚上,卡比基从来不曾这样地郁闷,我发觉他在袍子里还穿着铠甲。‘他不会平白无故地穿上铠甲的,’我猜想,‘他准是在打什么主意。’

“屋子里闷热起来,我走到外面透透气。夜幕已经笼罩着群山,雾气正沿着峡谷飘浮。

“我忽然心头一动,想到马棚前去瞧一瞧看是否还有草料,因为我们的马匹还系在那里呢。再说事先提防一些并不坏事:何况

我的马还是匹骏马，而且曾不止一个卡巴尔达人看着它羡慕地评价过：‘好，真好啊！’

“我悄悄地沿着篱笆走，忽然听见了说话的声音；其中一个人的声音我立刻就听出来了：这是我们东道主的儿子，浪荡公子——亚沙玛特；另外那个人话说得又少，声音又轻。‘他们在这里谈些什么呢？’我心里想，‘不会是讲我的马吧？’这时我在篱笆边蹲下来，开始偷听，尽力不漏掉一个字。从屋子里传来的喧嚣的歌声和嘈杂的语声有时也会淹没掉那场对我而言的新奇有趣的谈话。

“‘你的马太可爱了！’亚沙玛特说，‘我要是一家之主，而且有三百匹马的话，我宁愿用一半的马匹来换你的千里马，卡比基！’

“啊哈，是卡比基！”我心里想，记起了他的铠甲。

“是的，’卡比基沉默了一会后回答，‘在整个卡巴尔达再也找不到这种马了。有一次——这是在特勒克河的对岸，我和强盗们骑着马去抢夺俄罗斯人的马群；我们运气不佳，只得四散逃开了。四个哥萨克人从我后面追上来；我已经听见了这些邪教徒的喊声，在我的前面是一片茂密的森林。我伏在马鞍上，把自己交给了真主，并且，我生平第一次用鞭子抽了马。它就像鸟儿一样在树枝间奔腾而过；尖锐的荆棘撕破了我的衣裳，榆树的枯枝敲打着我的脸。我的马跳过树桩，用胸脯分开灌木丛。我最好是将它放在森林边上让它走开，自己徒步藏进森林，而我舍不得跟它分开，——于是先知惩罚了我。几颗子弹从我的头顶上呼啸而过；我已经听见哥萨克们下了马，正紧紧地追踪而来……忽然在我的面前出现一道深深的沟壑；我的千里马踌躇了一下——就纵身跳过去了。它的后蹄从对面的悬崖边上滑空了，只有前蹄悬在上面。我放开缰绳，跌进了沟里；这才救了我的马：它跳上去了。这情景哥萨克们全瞧见了，只是没有一个人下来搜寻我：他们准以为我已经摔得半死不活啦，我听见他们狂奔着去捉我的马，我心里